

为了报仇写小说

—— 残雪访谈录



在同一个世纪的开始和结束，在东方和西方，
两位具有类似艺术风格的作家卡夫卡和残雪的相遇，
是一件极其有趣、甚至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事情。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为了报仇写小说

—— 残 雪 访 谈 录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 / 残雪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404-3093-1

I. 为... II. 残... III. 残雪—访问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6557号

为了报仇写小说

残雪 著

责任编辑：谢不周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印刷

x

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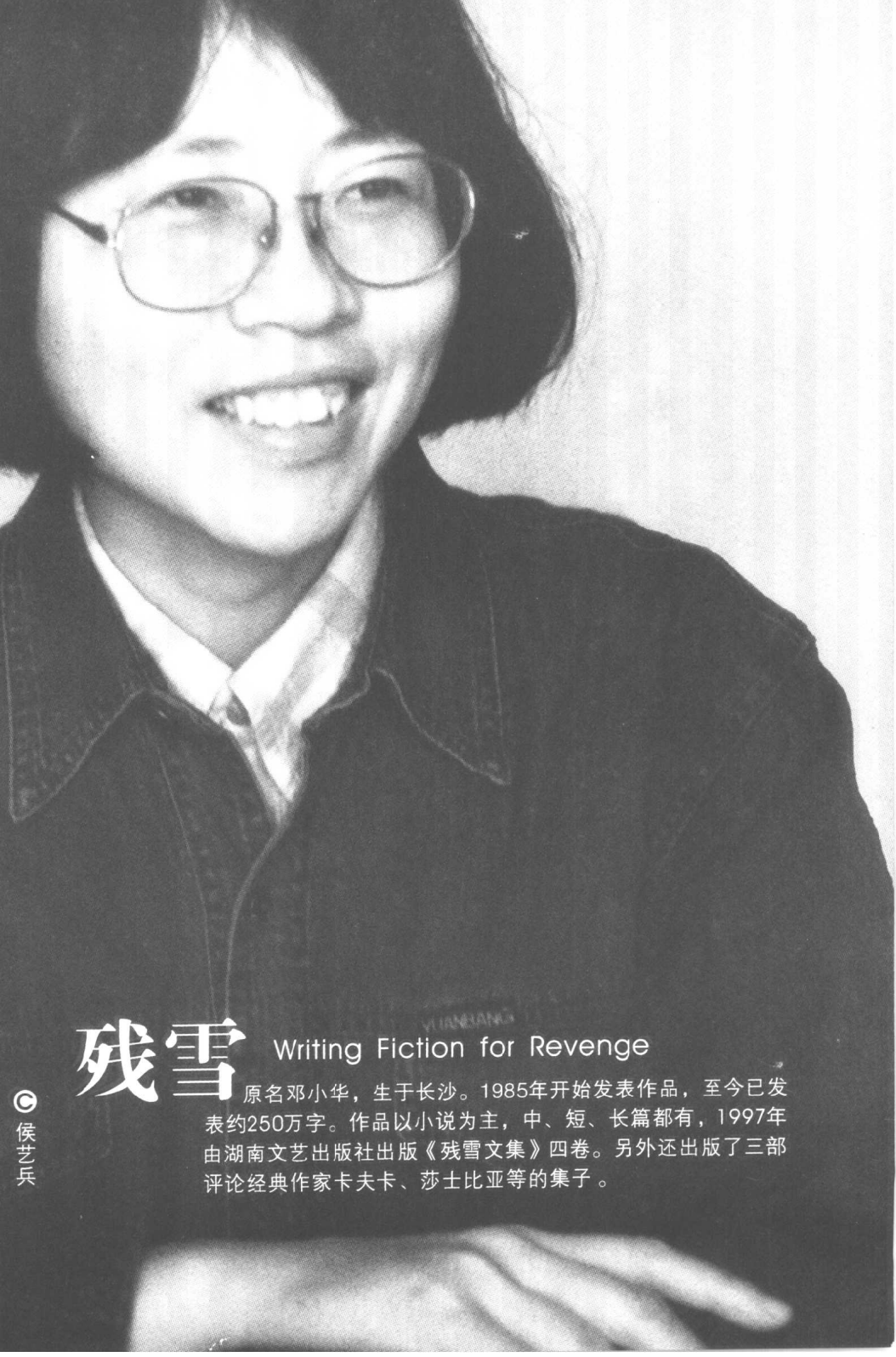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5

字数：230,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04-3093-1

I·2017 定价：22.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残雪

Writing Fiction for Revenge

原名邓小华，生于长沙。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约250万字。作品以小说为主，中、短、长篇都有，1997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残雪文集》四卷。另外还出版了三部评论经典作家卡夫卡、莎士比亚等的集子。



访谈

Writing Fiction for Revenge

8 日野启三 您是一位彻底表现了亚洲本质性的作家
正因为我的作品彻底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本质，
所以才能同时带有世界性。

16 万彬彬 既然男女天生不同，又如何能要求平等，要求解放呢？
就是男的像个男的，女的像个女的。

22 近藤直子 残雪独特的小说世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我从小时候起就想要否定社会已有的“现实”观念。

38 彭国梁 一个女孩子把你的小说当童话来读
很多成年人认为《黄泥街》脏、丑、恶心，这都是后天的观念污染所致吧。

75 亚洲周刊 中国文坛有没有足够条件造就未来的文学经典
我觉得条件还不够——主要是民族的文化素养不足

77 施叔青 你心里的“东西”就是现代人基本的焦虑感
我写这种小说完全是人类的一种计较，非常念念不忘报仇。

7 林丹娅

残雪的小说文本是一只“怪蛋”

作为处在末世文化中的一名女性，我有可能以特殊的方法来进行最彻底地反叛与突围。

16 胡 辛

你是早早地大胆而成功地越到墙的另一边去了
我追求一种特殊的美——“记忆”研究。

32 林 舟

你小说中的人物的激情来自哪里

凡是那些最褴褛、最“负面”的人物，往往是最本质、层次最深、凝聚了最多激情的。

37 唐朝晖

被你的小说“电击”的读者又总难以完全进入你的世界

有这种矛盾感觉的这部分读者是我的最好的读者，因为他（她）已进入了现代艺术欣赏的规律。

116 近藤直子

“写”是一种同性相关的行为

我之所以要写，还是为了用内在的空灵同粗俗的外壳进行交合。

130 残 雪

为什么国外比较容易接近你的作品

我想西方读者或热爱西方文化的读者有幻想的传

访谈

Writing Fiction for Revenge

统，所以比较容易进入我的作品。

151

舒晋瑜

有评论说您是当代文学的奇才

我的小说就是跟别人不同。我写的所有的题材都是灵魂的故事，不是直接写外面的东西，从《黄泥街》开始。

152

妇女读书会
成员

在你看来，什么是小说

看哪种办法最过瘾了。我最推崇的是西方文学幻想的传统。

153

劳拉

你描写的是梦一样的现实吗

我只对内在的世界有兴趣。现在中国文学界有种说法叫“世俗关怀”，那就是关怀表面的东西，中国人不重精神。我要搞的是“深层关怀”。

154

宇野木洋

您对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感兴趣

卡夫卡、博尔赫斯，还有莎士比亚，他们的作品可以说表现了人类灵魂中最黑暗的东西。

155

“北大新青年”
网友

提到残雪，很多人会联想到卡夫卡

是的，在最深的层次上有共同之处。

172 荒 林

您是否认为自我问题已成为当代精神文化的首要问题

我认为一个没有自我的平面人，是动物性的人，自我越强，其精神境界就越深广。

186 蒋楚婷

你的作品揭示了人性的阴暗、凶残、狡诈和淫邪
一个阴暗狡诈的人就不能有理想吗？淫邪的人就一定不美吗？

188 黄咏梅

有人认为你是个性写作而不是女性写作

我对女性写作是这样理解的：它是对中国传统的反动，它的目标是彻底的个性化。

文学观点

Writing Fiction for Revenge

196

阳刚之气与文学评论的好时光

文学评论的好时光，就是当 X 女士与 Q 男士脱光了衣服，面对面站在墨黑的谷仓里的时分。

211

名人之死

名人实在没有必要模仿鸟类。人类总忘不了模仿。

219

我们怎样争当百年内可能出现的大文学家

诸位，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222

精神的层次

也许灵魂的文学就是这样一个神话，那是一个不断消失又不断重现的传说，那也是人性中永远无法治愈的痛。

237

激动人心而充满困惑的交流

中日两个民族都有“懒”（lazy）的传统，惰性的传统，这种懒不是身体的懒（在这上面他们甚至都是很勤劳的），而是思想上缺乏真正的独立、开拓精神，这导致了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

245

奇异的木板房

这栋楼实在是太高了。

239

《残雪散文》自序

我想，经典并不是一种靠智慧和理性就可以达到的境界，经典是一种虔诚的，有点神秘的感悟。

242

最最纯净的语言

这时他才明白，下流的词语原来还具有如此灵动的功能。

256

艺术与交流

残雪期待同谋者的出现。

259

黑暗灵魂的舞蹈

也许那时我已经感到了，我要写的东西不在大家公认的这个世界里。

264

虚空的描述者

描述者看见自己站在苦楝树下……

266

真正的纯文学形势大好

如果高层次的艺术在一个民族内无法生存，那么这个民族的前途则是渺茫的。

288

究竟什么是纯文学？

文学观点

Writing Fiction for Revenge

我认为我们的文学急需的，不是那种庸俗的关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讨论……

271

“好看”（容易看？）是文学的标准吗？

史铁生说：“有位评论家，隔三差五地就要宣布一回：小说还是得好看！我一直都听不出他到底要说什么。”

276

追求自我就是自私自利？

你必须日日拷问自己，不断同自己的肉身过不去……

279

把生活变成艺术

一边脑袋里塞满了衣服尺寸，我就用另一边脑袋创作。

286

美丽南方之夏日

激起我的创造的，是美丽的南方的骄阳。



FANG TAN

访谈

Fiction for Revenge

采访

日野启三 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

1990、6、17 日本东京银座

东京的六月和我国的南方同样的闷热。一九九〇年，我就在这样一个六月天从成田机场下了飞机。河出书房新社的总编小池先生和好友近藤直子已经等在出口处了。小池是四十多岁的精干的中年男子，开一辆有六个座位的车。从机场到新宿的饭店开了一个多小时。

这是河出书房新社安排的对谈，日野启三先生是日本国内公认的写新小说的最好的作家（芥川奖的评委）。请来的口语翻译也是日本顶尖级的高桥女士。六十多岁的日野先生看上去十分年轻，清瘦、笃定，脸色比较苍白，腰板笔直。一直到对谈结束后，我才知道日野先生患了肾癌，他为了不耽误对谈，一直等我从中国来，第二天早上他就要去医院割掉一只肾。

从那以后，我一直把日野先生当成我的精神导师。而他，我每在日本出一本书，他都要写一篇评论在他做特邀编委的《读卖新闻》上登出。那些评论极为精辟、中肯。

小说中的现实

问：热烈欢迎残雪女士光临。我拜读了残雪女士的小说，是中篇《苍老的浮云》及另外几篇短篇小说。您的经历及其他，也从译者近藤直子女士的介绍中知道一些大致的情况。然而，我想残雪女士对我的情况及日本的小说不太了解吧。所以我想首先从我的情况谈起，通过我的谈话，是能够接近残雪女士的小说的。

我出生于一九二九年，五岁前在东京，从那以后到十六岁，在朝鲜生活。十六岁时，当时的京城（现在的汉城）战争结束，大约三个月时间，日本的殖民地权力崩溃，从而我经历了一种任何保护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的状态。然后被塞进货车运回到日本。在东京时，本应出来学习，但那时的东京全烧光了，什么也没有，连吃的东西也没有。看着现在的东京，也许想象不到吧。我和我的同辈人，纵令谁也不帮助谁，但从要依靠自己一个人生存下去这一点出发，开始考虑问题。

我是在当学生时开始写文艺评论的。当时的日本也有许多左翼运动，因为自己过着贫穷的生活，所以觉得一定要改变那种状态。但是，投身在那种运动中也有矛盾。因此，二十岁的我想出来的是“虚点”这一看法。不论是站在革命运动和不干革命这两种“实”的哪一边都会碰到矛盾。那么自己站在哪一边生活为好呢？那便是看作为“实”和“实”之间的“虚”点。我是从数学的“虚数”想到这一回的。英语将虚数说成imaginary number。因此，虚点是imaginary point。决不是乌有空洞的东西。是想象力或者创造力的故乡。

其后，我为了生活在报社工作。一九六四年作为特派员去了越南战场，然而，在西贡我又一次体验了十六岁时经历过的凄惨状况。因而再次思考了这是不是现实这一问题。还思考了所谓非

现实的问题。回国以后开始写小说，大约是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最初的小说书名是《对方》。从那之后一直写小说。我不写那种很多人称为“现实”的东西。我认为大家都说是“现实”的东西不是真正的现实，只有在小说中，自己才想写真正的东西。但是，去年偶然地得到残雪女士的《苍老的浮云》，读了最初的五行，便感到“明白了”。即认为作者是一个懂得真正现实的人。小说中的时代、地点都没确定，也并不是那种能够归纳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离奇的小说。但我一点儿也不认为异常。

答：我的情况与日野先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也是到了三十岁以后才开始写小说。许多人说我的小说看不懂、离奇。但我自己不那样认为。我的小说中使用的语言，是我三十年来一直反复说过的语言。只是人们没注意到罢了。其中成为小说的，仅仅是表现了那时为止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

问：您曾经写过诗吗？

答：曾经试过，但失败了。

问：是突然写小说吗？

答：诗的形式束缚了我，感到不自由。小说能够自由地表现，所以我趋向于小说，在我最近的小说中，使用的单词大量减少，变得简单，重复的东西显得多了。我在设法从语言之中得到自由，从束缚中摆脱。

问：有道理。我也在逐渐地缩短句子。中文中没有时态吧。日文中有微妙的时态。最近我也终于能够摆脱钟表的时间，能够相当任意地、自由地运用过去式和现在式了。

其次，我想写的是二十岁左右时的事情，但又觉得这样的题材成不了小说。那时读过的小说一点也不是我想写的东西。六十年代中期，我读了几篇小说，感到若是那样的形式，我写我想写的题材不也能成为小说吗？我曾有过那样的契机。残雪女士也曾有过那样的契机吗？